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综述

张权丽

(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普洱, 666502)

版权说明: 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 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 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是受特定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或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影响, 为达成特定目标而使用的言语符号。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探究, 既涉及基础理论层面, 诸如概念、内容、形态及功能等方面, 也涵盖实践应用领域, 例如效度分析、问题归因以及体系建构等层面。当前研究面临核心概念界定尚未形成统一范式、理论探究与实践运作存在失衡等状况。未来研究亟待进一步厘清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概念内涵, 加强创新性理论构建与功能性应用研究, 并着力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论与其他学科理论的交叉融合进程。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 创新性; 功能; 研究综述

DOI: <https://doi.org/10.62177/apss.v1i2.40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着重指出: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作为中国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发展态势备受学界关注与热议。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重要研究范畴,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理论探究以科学界定其内涵与外延为逻辑起点, 紧密围绕理论创新性建构与实践功能拓展两条核心脉络有序展开, 旨在深入探究其在新时代背景下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体系中的深层融入路径、价值赋能机制与协同发展逻辑。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 深入剖析其理论内核、逻辑架构与学术特质, 精准把握其演进脉络、现实指向与未来走向, 不仅对明晰该领域的研究边界、深化理论认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更能为后续研究提供清晰的方向指引与立体化的理论参照框架, 助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在时代发展中的创新性转化与适应性升级。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新时代背景下, 深入且系统地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目前, 理论

作者简介: 张权丽 (出生年月: 2001 年 6 月), 女, 哈尼族, 云南普洱, 硕士,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基金项目: 无

界和学术界已针对这一论题展开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果。以下将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阐述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主题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相关论文为研究对象，检索到论文2598篇，其中学术期刊1737篇，学位论文664篇等。学术界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概念界定、创新性、与学科发展的关系、话语缺失状况、话语特点及话语艺术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下面主要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概念界定、创新性和功能等进行研究总结，当前相关研究的主要内容及观点如下：

1.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概念界定的研究

话语（discourse）由拉丁词头dis（穿越、分离）和词根course（行走、路线）组合而成，意为“对事物的演绎、推理、叙说的过程”，在汉语词典中常解释为“说话、讲演和论述等”。^[1]话语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中介载体，是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实现人与人之间思想交流与意义传递的具象化言语实践活动，其构成涵盖话语主体（说话人与听话人）、话语文本、沟通场景、语境条件等多维要素，各要素在动态交互中形成完整的言语交际系统。当前国内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概念界定尚未形成统一共识，不同研究视角下呈现出多元阐释的学术图景，反映出该领域理论建构的复杂性与开放性。

第一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可界定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主体在实践活动过程中，通过特定的符号系统与表达方式进行思想传递，以达成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专业性话语形态。这一话语体系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得以实施的必要媒介与实践手段，更是贯穿教育全过程、影响教育实效性的核心要素。具体而言，该观点进一步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具备三重显著特征：其一为思想承载性，即其内在承载着特定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是主流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其二为主体主导性，强调教育者在话语建构与传播中的主导地位，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话语输出引导受教育者的思想认知；其三为内容契合性，要求话语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受教育者的认知水平及现实需求相契合，实现理论深度与实践温度的有机统一。

第二种观点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教育活动主体在具体实践场景中，通过口头语言、书面文本等多元形式进行表达，且明确指向特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专业化话语形态。该研究视角进一步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实践中呈现出三种典型形式：其一为控制式话语，强调教育者以权威性话语体系传递主导思想，侧重单向度的理念灌输；其二为劝导式话语，注重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引导受教育者认同价值观念，体现出一定的双向互动性；其三为对话式话语，倡导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平等交流中实现思想共鸣与价值共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该话语体系正经历从控制式、劝导式向对话式的范式转型，这一转变不仅折射出教育理念的迭代升级，更凸显了对受教育者主体地位的尊重，充分彰显出人文关怀与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思想内核。^[2]

第三种观点表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在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社会主导价值体系引领下，严格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规范、传播规律以及社会文化语境中的语言使用规则，于特定历史条件与实践场域构成的话语情境中，由教育主体与受教育主体共同参与建构的动态言语符号系统。这一系统不仅承载着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开展思想交往、理论宣传、价值灌输、理念说服等实践活动的功能，更涵盖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描述、解释、评价及意义建构，以及主体间关于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表征的双向互动表达。其本质是通过语言符号的意义生产与传播，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递与主体间思想共识的凝聚，体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导向性、话语实践规范性与主体交往互动性的有机统一。^[3]

2.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性的研究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创新性建构需充分彰显人文关怀的价值底色。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话

语创新绝非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简单抛弃，而是在深入挖掘其理论内核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多元维度的革新路径实现传统话语的现代性转化。具体而言，可通过精准把握时代发展脉搏与受教育者的认知特点，实现话语语境从单一理论灌输向生活化、场景化叙事的创造性转换；通过融入现实社会议题、鲜活实践案例与个体生命体验，达成话语内容从抽象理论说教向具象价值传递的实质性丰富；通过整合新媒体传播手段、互动式交流模式与跨学科话语资源，完成话语方式从单向度输出向立体化交互的创新性拓展。在此过程中，需始终将人文关怀理念贯穿话语创新的各环节，既要关注社会意识形态引导的宏观需求，也要聚焦受教育者个体的情感体验与成长诉求。^[4]该学者进一步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双重维度展开探讨：一方面，针对研究话语层面，强调在书面语与理论话语的构建中，应突破纯学术化的话语壁垒，以更具亲和力的表达方式阐释理论深度，实现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的有机衔接；另一方面，在工作话语领域，聚焦日常教育话语、教学话语、网络话语及体态语等实践场域，倡导以平等对话、情感共鸣为导向，构建兼具思想引领力与生活温度的话语体系，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真正成为连接理论与实践、社会与个体的精神桥梁。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创新性建构理论。有学者在系统研究中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创新性发展需围绕三个递进式维度展开深度探索：其一为“话语内容的吸引力建构”，聚焦“说什么更具感染力”的核心命题，强调在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阵地的前提下，紧密结合时代发展脉搏、社会热点议题与受教育者的认知规律和情感需求，对传统话语内容进行结构性优化与时代性转化，使理论阐述更具现实观照性；其二为“话语表达的吸引力革新”，着力破解“怎么说更有吸引力”的实践难题，倡导突破单一化的理论灌输模式，综合运用新媒体传播技术、场景化叙事手法、互动式交流策略等多元表达载体，构建立体化、沉浸式的话语传播矩阵，增强话语传递的情感共鸣与价值渗透；其三为“话语实效的精准化提升”，聚焦“如何说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关键问题，强调基于受教育者的群体特征、思想动态与成长诉求，实施差异化的话语策略，实现理论深度、实践温度与个体需求的精准对接。在此框架下，该学者进一步提出话语创新的多元实践向度：一是理念创新，倡导从“单向度灌输”向“双向性对话”的教育理念转型，确立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二是内容创新，主张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多元文化资源深度融入话语体系，丰富价值传递的内容谱系；三是转译创新，强调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学术话语向生活化、大众化话语的创造性转译，消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话语壁垒，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既能坚守理论高度，又能贴近现实生活，最终实现话语吸引力、针对性与实效性的系统性提升。^[5]

第三，基于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思维的对应关系话语创新发展路径。有学者提出，应着力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思维视域下的跨学科对应话语创新研究平台，其核心理念在于将话语体系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的载体、终端和交互节点，以哲学思维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联性话语体系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不同学科话语系统间的内在逻辑对应关系为宗旨，开展跨学科理论范畴的对应性关联及其话语表征的深度考辨研究。该平台旨在通过哲学思维的整体性、辩证性与系统性视角，打破传统学科话语壁垒，探索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自然科学话语在认知逻辑、实践范式、价值维度等层面的对应性关联机制，例如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引领”与自然科学中的“系统优化”思维相联结，构建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话语转换模型。通过整合多学科理论资源，开展实证研究与理论推演相结合的对应关系话语考量，既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注入科学思维的严谨性，又为自然科学话语赋予人文价值的导向性，最终形成具有哲学思维深度、跨学科融合广度与教育实践效度的新型话语创新体系，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说服力与实践穿透力提供创新性研究范式与平台支撑。

3.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功能的研究

从本质属性而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核心使命在于服务主导意识形态安全，其话语生产、交往与传播过程，本质上是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辩护并规范主体思想行为的实践过程。由此，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功能可从国家、集体与个体等不同维度展开分析。闵超基于人的现代化研究视角，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场域中梳理出其三大核心功能：社会主义方向的引领保障功能、集体合力的整合凝聚功能以及个体价值观的导向塑造功能。^[6]与之相应，从意义生成机制来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主导意识形态的内化教育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载体作用。

从社会层面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政治优势、优良传统和鲜明特色，始终发挥着经济工作与其他一切社会事业“生命线”的关键作用，是筑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基的基础性工程。在新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通过创新话语表达方式和传播载体，持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效能，不仅肩负着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体系与时俱进的时代使命，更致力于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价值引领与理论支撑，以话语力量夯实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实现主流思想文化的系统性传播与创新性发展。

从集体层面来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彰显出强大的思想凝聚与精神动员功能。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话语建构作为凝聚民众共同意识、熔铸强大精神合力的核心路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不同历史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紧密围绕党和国家的阶段性中心任务，精准反映政策导向、饱含积极情感能量，通过多元互动的话语传播机制，在政治动员、思想引领、行为规范等维度发挥系统性社会功能。例如，革命年代的标语口号、建设时期的理论宣讲、新时代的网络思政话语等，均以特定的话语形态服务于社会发展目标，推动个体思想认同向集体行动共识转化，形成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从个体层面来讲，思想政治教育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关注人的思想工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内容生产、意义赋值与输出、理解和内化都与人紧密相关，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现实确证和理想表达。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不断更新话语内容和形态，推动人的思想观念现代化，助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7]

坚持系统观念是理解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思维与工作方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作为系统，其功能由结构决定。目前学界多将其视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系统的一部分来论证功能，尚未从整体和全局视角，如要素构成、关键环节、组织状态和时空序列等方面，深入论证其功能的实现方式、程度及意义。^[8]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较少，但在话语和意识形态研究方面成果丰富，以下重点分析相关研究。

1. 话语方面的研究

话语（discourse）起源于拉丁语词汇“discursus”，原意为叙述、陈述、高谈阔论。该概念于20世纪50年代初被首次提出，话语分析被视作对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挑战与补充。^[9]西方文艺理论研究者与社会学者为话语注入新的内涵，使其区别于“语言”范畴，认为话语是基于不同社会群体行为模式和认知方式形成的语言层面差异表征。话语与语言的本质分野在于：话语天然内含权力要素，权力在话语运行机制中占据支配地位；诚如“权力和知识在话语中结为一体”的论断，话语是塑造意义体系、建构知识合法性的认知生产工具。话语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意义建构特性、矛盾冲突属性和层级结构特征，皆与此深层逻辑密切相关。^[10]

话语（discourse）概念受到不同学科领域的广泛关注，尽管不同学科对其定义存在差异，但学界普遍

形成共识,认为话语是特定语境中人们借助语言表达思想观念、传递情感体验和产生社会影响的重要工具与实践路径。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话语理论的演进呈现出差异化的价值取向。20世纪70年代,在英国著名语言学教授诺曼·费尔克拉夫等学者的积极推动下,语境要素被正式纳入话语理论的研究视野,社会结构性因素在话语分析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促使话语分析逐步深入到意识形态批判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在当代话语理论奠基人范·迪克等学者的引领下,话语研究的视角转向微观层面,知识生产、情感认同等主体性因素的作用显著显现,研究进一步揭示出权力通过知识体系、信仰体系和价值体系影响认知图式、形塑思维方式的内在作用机制。至此,话语理论已超越单一的学术理论或研究方法范畴,话语分析呈现出跨学科、多维度的鲜明特质,成为联结语言学、社会学、哲学等多领域的交叉研究范式。

2. 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

国外学界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网络意识形态研究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其研究重点聚焦于网络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双向影响机制。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中提出,暴力和金钱主导的时代逐渐落幕,在信息社会中,掌握信息控制权的主体将成为主导未来世界政治格局走向的核心力量。美国学者尼古拉·尼葛洛庞帝则从技术乌托邦视角出发,极力倡导“网络空间无国界”的理念及自由平等的网络交往信念,其理论对早期网络意识形态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传统话语权研究范畴,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堪称经典范式。福柯认为,话语与权力具有共生性,二者相互缠绕、不可分割——话语不仅是权力的外在表现形式,更是权力生产与运作的核心机制,既能够生成和施展权力效能,同时也是掌控权力网络的关键要素。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话语背后的权力逻辑,为意识形态批判提供了重要分析工具。

尽管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研究已取得阶段性进展,但相较于国外研究,仍存在起步较晚的客观现实。国外相关研究呈现出起步更早、研究体系更成熟、视角更为多元的特点,尤其在跨学科整合与实证研究方法应用方面具有一定借鉴价值。基于此,国内学者在开展研究时,一方面需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译介国外研究成果,系统把握其理论框架与学术观点,实时追踪国际学术前沿动态;另一方面,必须坚守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立场,对国外研究中与中国实际脱节、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性反思与学理辨析,在兼收并蓄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学术界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概念界定、创新性、与学科发展的关系、话语缺失状况、话语特点及话语艺术等方面取得一定成就。然而,目前研究仍存在视野较窄、范围局限、未形成体系、重理论轻实践、研究成果重复率较高等问题。

(一) 概念界定不统一,研究未形成体系

目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新兴的边缘学科,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完整体系。许多学者将研究范围局限于小领域,缺乏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其他专业或方向的联系,更缺乏与整个社会科学学科的关联。

(二) 偏向理论研究,忽视实践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理论研究固然有助于奠定学科基础,但不能忽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和实效性这一最终目的。专家学者在后续研究中应重视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平衡,在夯实理论基础的同时,更加关注实际应用。^[1]

（三）数据分析和计量研究薄弱

现有研究重理论思辨、轻实证研究，难以凸显话语研究的方法特点和理论优势。因此，以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为基础，借鉴西方话语理论，明确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其他学科话语的边界，深入研究其生成机理，顺应新时代要求建构方法、凝练路径，成为当务之急，也将是未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和理论增长点。^[12]

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的评析与展望

国外相关研究聚焦于探究意识形态话语的社会意义建构与多维构成要素，其研究视域与对象随时代发展不断拓展与深化。在微观研究层面，研究重心从传统的话语本体分析转向话语生成的认知心理机制与意义生产逻辑；在宏观研究维度，核心议题逐步向主体认同建构、文化权力博弈等层面迁移。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明晰了问题导向，更提供了文本细读法、历史语境分析法等多元方法论借鉴，助力研究者从语言符号、社会结构、主体认知等多维度解构话语实践的深层逻辑。

国内学界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中呈现出研究视角多元、方法论丰富的特点，尽管不同学者的切入路径存在差异，但在指导思想的坚守、研究资源的整合、现实困境的研判等核心议题上形成基本共识，并通过多元视角的交叉融合推动理论共识的逐步凝聚，共同助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的学术演进。具体表征为：其一，初步构建起以话语本质、话语功能、话语创新等为核心的概念范畴体系，为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其二，系统整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语言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资源，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相对独立的研究分支，有效拓展了学科理论内涵的纵深度；其三，通过学术共同体的培育与建设，形成了由高校研究者、理论工作者等构成的专业研究队伍，为研究的持续推进提供了人才支撑；其四，理论自觉意识逐步觉醒，初步形成“实践问题捕捉—理论反思批判—体系建构创新”的研究范式，推动研究从经验描述向理论建构跃升。

随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知识体系的持续丰富与完善、研究范式的逐步确立与成熟，该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不仅会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中发挥基础性支撑作用，更将在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的创新性建构中彰显独特价值。可以预见，相关研究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仍将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领域，其研究成果将持续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社会思想凝聚与个体价值塑造，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理论深度与实践效度的双重提升中实现创新性发展。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董世军, 孙玉华, 周立田.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及其困境分析 [J]. 长春大学学报, 2007, (01): 85-88.
- [2] 郭毅然. 交往理性: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变革的根基 [J]. 探索, 2007, (05): 89-92.
- [3] 邱仁富.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论 [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社科版), 2010, 12(05): 96-102.
- [4] 吴琼.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应当体现人文关怀 [J]. 求实, 2008, (7).
- [5] 唐忠宝, 郭梦园. 全媒体场域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困境及其出路 [J]. 思想政治课研究, 2023(1): 103-112.
- [6] 邓黎, 张澍军. 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基本功能 [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18, 34(2): 39-43.
- [7] 闵超. 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功能及其实现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6): 62-68.

- [8] 杨怀川 .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论析 [J]. 思想政治课教学 ,2024(07):8-11.
- [9] 汪民安, 马海良 . 福柯的面孔 [M].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 [10] 斯道雷 . 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 [M]. 常江译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11] 刘妍 . 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评述 [J]. 教育探索 ,2010, (3) .
- [12] 富旭 . 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建构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1(4):85-89.